

# 高 $K$ 带中的能量 Staggering 问题\*

廖 继 志

(四川大学物理系 成都 610064)

**摘要** 引入 Staggering 指数  $S(I)$  描述  $\gamma$ -刚性和  $\gamma$ -软性核的能谱可清楚地显示其  $K=2$  带的两类不同的  $S(I)-I$  锯齿图, 它们可分别用带振动-转动耦合的三轴转子模型和带三体势的 IBM1 的  $O(6)$  极限或角动量投影形变 HF 方法 (PDHF) 来描述. 同时, 还对  $3 \leq K \leq 8$  的高  $K$  带中的 Staggering 进行了理论预测. 分析了质量数  $160 \leq A \leq 184$  区域中若干原子核的高  $K$  带能谱数据, 证实了高  $K$  带中 Staggering 的存在, 同时还发现了由  $S(I)$  的锯齿相变指出的核形状转变的证据.

**关键词** 能量 Staggering 高  $K$  转动带  $\gamma$ -刚性  $\gamma$ -软性

## 1 引言

偶偶核准  $\gamma$ -振动带中的能量 Staggering 是早已熟知的现象<sup>[1,2]</sup>.  $\gamma$ -不稳定的类  $O(6)$  核或  $O(5)$   $\gamma$ -软性核具有与  $\gamma$ -刚性的三轴变形核相反的 Staggering 锯齿图, 可以分别用带三体势的 IBM1 的  $O(6)$  极限或角动量投影形变 HF 方法 (PDHF) 和带振动-转动耦合的三轴转子模型来描述<sup>[3]</sup>. 奇  $A$  核和奇奇核转动带中的 Signature 分裂和 Signature 反转是研究转动顺排效应的重要的核结构指针<sup>[4]</sup>, 显然这也是一种 Staggering 现象. 但是在后两种情形下  $K$  可以大于 2. 偶偶核的高  $K$  带中是否也存在 Staggering? 如果有是否也可以用前面所说的模型来描写? 这些将是本文研究的问题.

为了更清楚地、定量地描述 Staggering 可以引入所谓 Staggering 指数  $S(I)$ <sup>[3,5]</sup>

$$S(I) = 1 - R(E_I) / R(E_{I-1}), \quad R(E_I) = 2(E_I - E_{I-1}) / (E_I - E_{I-2}), \quad (1)$$

这里  $E_I$  是角动量为  $I$  的态的能量,  $R(E_I)$  是轴对称刚性转子的  $R(E_I)$ , 其值为  $I / (I - 1/2)$ , 代入上式则可将其改写成

$$S(I) = 1 - (2 - 1/I)(E_I - E_{I-1}) / (E_I - E_{I-2}). \quad (2)$$

显然, 对任意的  $I$ , 一个理想的轴对称刚性转子  $S(I) = 0$ . 如果一个准  $\gamma$ -振动带的能谱以下面的方式包含一些靠得很近的能级对:  $2^+, (3^+, 4^+), (5^+, 6^+), \dots$ , (括号中的能级表示靠得很近的能级), 则  $S(I_{\text{even}}) > 0$ ,  $S(I_{\text{odd}}) < 0$ , 如图 1(a) 所示.  $\gamma$ -软性核谱具有这种 Staggering. 如果能级间隔分布为:  $2^+, 3^+, (4^+, 5^+), (6^+, 7^+), \dots$ , 则有  $S(I_{\text{even}}) < 0$ ,

1997-04-08 收稿

\*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(19475030)

$S(I_{\text{odd}}) > 0$ , 如图1(b)所示.  $\gamma$ -刚性转子的能谱有这种 Staggering. 为了方便起见, 若所有  $S(I_{\text{even}}) > 0, S(I_{\text{odd}}) < 0$ , 称  $S(I)$  有正的锯齿相; 反之, 若所有  $S(I_{\text{even}}) < 0, S(I_{\text{odd}}) > 0$ , 则称  $S(I)$  有负的锯齿相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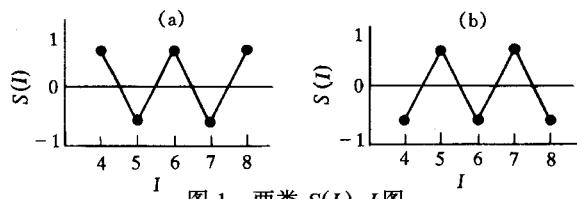


图1 两类  $S(I)$ - $I$  图  
显示了完全相反的锯齿相位, 分别对应于  $\gamma$ -软性核(a)  
与  $\gamma$ -刚性核(b)的 Staggering.

IBM1 的  $O(6)$  极限(以下简称为  $O(6) + V_3$ )来描述  $\gamma$ -软性核谱, 模型哈密顿量为<sup>[6]</sup>

$$H = H_{O(6)} + P(\hat{n}_d - 2)[(d^\dagger \tilde{d})^{(2)} \cdot (d^\dagger \tilde{d})^{(2)} - \hat{n}_d], \quad (3)$$

这里  $H_{O(6)}$  是  $O(6)$  极限哈密顿量,  $\hat{n}_d$  是  $d$  玻色子数算符. 它的参量化的近似能谱公式可以写成

$$E_I = B\tau(\tau+3) + CI(I+1) - P[16\tau^2(\tau+3)^2 + I^2(I+1)^2] / N^2, \quad (4)$$

其中  $\tau$  是群  $O(5)$  的量子数,  $I$  是角动量,  $N$  是玻色子数, 而  $B, C, P$  是自由参数. 计算结果表明<sup>[3, 6, 7]</sup>, 用  $O(6) + V_3$  描述  $\gamma$ -软性核的能谱和 Staggering 是成功的, 但是预言的 Staggering 指数一般比实验值大. 同时,  $\gamma$ -软性核的 Staggering 也可以用角动量投影形变 HF 方法(PDHF)<sup>[8-10]</sup> 来研究. 在 PDHF 中角动量为  $I$ 、投影量子数为  $M, K$  的投影态  $|\Phi_{MK}^I\rangle$  的能量为

$$E_{IK} \equiv \langle \Phi_{MK}^I | H | \Phi_{MK}^I \rangle = E_{\text{HF}} J_{IK}(\Gamma_h) / J_{IK}(\Gamma_p),$$

$$J_{IK}(\Gamma_i) = \left( I + \frac{1}{2} \right) \int_0^{\pi/2} \exp(-\theta^2 / \Gamma_i) [d_{K,K}^I(\theta) + (-1)^{I-K} d_{K,-K}^I(\theta)] \sin(\theta) d\theta, \quad (5)$$

$I = K, K+1, K+2, \dots$ , 当  $K \neq 0$ ;  $I = 0, 2, 4, \dots$ , 当  $K = 0$ ,

这里  $E_{\text{HF}}$  是 HF 内禀态  $|\Phi_K\rangle$  的能量,  $i$  表示  $h$  或  $p$ ,  $\Gamma_p$  的计算和  $\Gamma_h$  的确定方法见文献 [8, 11].

$\gamma$ -刚性核的能谱可以用带振动-转动耦合的三轴转子模型来描述<sup>[12]</sup>. 三轴转子模型的哈密顿量有下列形式

$$H = \frac{\hbar^2}{4} \left( \frac{1}{J_1} + \frac{1}{J_2} \right) (\hat{L}_+^2 - \hat{L}_-^2) + \frac{\hbar^2}{2J_3} \hat{L}_3^2 + \frac{\hbar^2}{8} \left( \frac{1}{J_1} - \frac{1}{J_2} \right) (\hat{L}_-^2 + \hat{L}_+^2), \quad (6)$$

$$J_k = J_0 \sin^2(\gamma - k 2\pi / 3), \quad k = 1, 2, 3.$$

其本征解为

$$\Psi_{nlM} = \sum_K A_K^{nl}(\gamma) |IMK\rangle, \quad (7)$$

$K = 0, 2, 4, 6, \dots, I$ , 对偶数  $I$ ;  $K = 2, 4, 6, \dots, I-1$ , 对奇数  $I$ .

这里  $n$  是附加量子数用以区分  $I$  相同的不同态,  $|IMK\rangle$  是轴对称转子的归一化波函数. 在基函数  $|IMK\rangle$  中将  $H$  对角化可得到能量本征值  $\varepsilon_{nl}$ . 然后进行振动-转动耦合修正得到能谱公式<sup>[3]</sup>

$$E_{nl} = a\varepsilon_{nl}(1 - b\varepsilon_{nl}). \quad (8)$$

## 2 Staggering 的理论描述

如上所述,  $\gamma$ -软性核谱和  $\gamma$ -刚性核谱的能量 Staggering 具有不同的形式, 须用不同的模型来描述. 首先讨论  $\gamma$ -软性核谱. 本文采用含三体势的

这里  $a \equiv \hbar^2 / J_0$  和  $b$  可视为自由参数由拟合实验数据决定。最后，我们用一个二参数公式描述轴对称转子的能谱：

$$E_I = AI(I+1) - B[I(I+1)]^2, \quad (9)$$

由此式计算的  $S(I)$  不等于零但很小，数量级为  $10^{-3} \sim 10^{-2}$ 。

### 3 计算结果和实验数据的分析

上述几个模型对  $K=2$  的  $\gamma$ -振动带的能谱的描述是相当成功的。本文将它们用于描述理想的  $\gamma$ -软性和  $\gamma$ -刚性核的高  $K$  带能谱，并对 Staggering 指数  $S(I)$  进行研究。

首先用  $O(6) + V_3$  模型描述  $\gamma$ -软性核的能谱和 Staggering。考虑一个玻色子数  $N=9$  的  $\gamma$ -软性核（例如  $^{126}\text{Ba}$ ），令  $B=60.249, C=9.836, P=1.300$ ，用公式(5)计算该核的  $K^\pi = 2^+, 4^+, 6^+, 8^+$  各带能谱（在  $O(6)$  极限中只有偶宇称态，而且  $K$  不能为奇数，以下略去宇称），然后用(2)式计算  $S(I)$ ，结果列在表1中。由表1可以看出，各带中所有的  $S(I_{\text{even}}) > 0, S(I_{\text{odd}}) < 0$ ，同时在  $K=8$  带中从  $I=16$  到  $I=17$  处发生奇偶能级顺序反转。这个现象可从以下讨论得知：根据(2)式，若  $E_{I-2} < E_I < E_{I-1}$  则  $S(I) > +1$ ，若  $E_{I-1} < E_{I-2} < E(I)$  则  $S(I) < -1$ ，因此  $|S(I)| > 1$  表示奇偶能级顺序发生了反转。计算结果表明，如果取更大的  $P$  值，这种奇偶能级顺序反转现象可出现在更低的  $K$  带中和更低的自旋处。作为实际的  $\gamma$ -软性核的 Staggering 的一个例子，可以根据  $^{126}\text{Ba}$  核的实验能谱<sup>[13]</sup> 计算出它的实验  $S(I)$  值： $S(4)=0.595, S(5)=-0.457, S(6)=0.724, S(7)=-0.632, S(8)=0.868, S(9)=-0.777, S(10)=0.956$ 。它们与表1中的计算值相当接近。不过更多的  $\gamma$ -软性核具有较小的  $|S(I)|$  值。而且绝大多数大形变偶偶核都是轻度  $\gamma$ -软性的<sup>[3]</sup>。

表1  $O(6)+V_3$  模型预言的9玻色子体系的  $S(I)$  值

$S(I)$	$K=2$	$K=4$	$K=6$	$K=8$
$S(4)$	0.769799			
$S(5)$	-0.602573			
$S(6)$	0.725061	0.745846		
$S(7)$	-0.609163	-0.619255		
$S(8)$	0.698208	0.710117	0.711981	
$S(9)$	-0.604255	-0.606040	-0.597221	
$S(10)$	0.681352	0.683310	0.673638	0.648308
$S(11)$	-0.595467	-0.586030	-0.561356	-0.511566
$S(12)$	0.671457	0.661659	0.636061	0.584514
$S(13)$	-0.584390	-0.558832	-0.507386	-0.402251
$S(14)$	0.667850	0.642659	0.591895	0.487927
$S(15)$	-0.570290	-0.517925	-0.410042	-0.134674
$S(16)$	0.672177	0.623651	0.522658	0.258465
$S(17)$	-0.549437	-0.439073	-0.139038	2.364150
$S(18)$	0.691516	0.598488	0.330406	-3.353494

考察 PDHF 理论关于  $\gamma$ -软性核的 Staggering 的预测。假设一个具有 18 个价核子（相

表 2 PDHF 计算中所用的参数 (能量单位: MeV)

参量	$K = 2$	$K = 3$	$K = 4$	$K = 5$	$K = 6$	$K = 7$	$K = 8$
$E_{HF}$	-139.51	-138.50	-137.00	-136.51	-137.06	-136.00	-135.65
$\Gamma_p$	0.03000	0.03200	0.03500	0.03700	0.04200	0.04400	0.04800
$\Gamma_b$	0.03038	0.03237	0.03573	0.03762	0.04240	0.04461	0.04869

当有 9 个玻色子)的中等质量原子核, 其基态 HF 能量为  $-140.157 \text{ MeV}$ 、 $\Gamma_p = 0.1208$ 、 $\Gamma_h = 0.1230$ , 以表 2 中给出的参数用(5)式和(2)式计算它的  $2 \leq K \leq 8$  的偶宇称带能谱和相应的  $S(I)$  值, 结果如表 3 所示。从表 3 可以看出,  $K = 2$  带中的  $S(I) - I$  图有正的锯齿相显示  $\gamma$ -软性核的特征, 但  $S(4)$  和  $S(5)$  的绝对值太小。同时, 在  $K = 4$  以上的偶  $K$  带中, 当出现 Staggering 时, 也是  $S(I_{\text{even}}) > 0, S(I_{\text{odd}}) < 0$ , 与  $O(6)$  极限的预言一致。然而两者又有差别: (1) 在 PDHF 理论中可以有奇  $K$  转动带, 当出现 Staggering 时, 奇  $K$  带中的  $S(I_{\text{even}}) < 0, S(I_{\text{odd}}) > 0$ , 与偶  $K$  带中的情形正好相反; (2) 在  $K \geq 3$  的所有 PDHF 带中都不是一开始就出现 Staggering, 仅当自旋  $I$  大于某个数值时才出现, 而且  $K$  越大出现 Staggering 时的自旋越高, 而  $O(6)$  极限则预言所有带都是一开始就出现较大的 Staggering; (3) PDHF 理论预言所有转动带(包括  $K = 2$  带)中都要出现奇偶能级顺序反转, 出现反转时的角动量与  $\Gamma_p$  值有关并随  $K$  值增大而增大。但是反转后  $S(I)$  的锯齿相不变。在  $O(6) + V_3$  理论中只在高  $K$  高角动量下才出现奇偶能级顺序反转, 而且反转后  $S(I)$  的锯齿相位一般也要反转。考虑到轴对称转子模型(即(9)式)预言的  $S(I)$  都是正的(不论  $I$  是奇数还是偶数), 而且数量级为

表 3 PDHF 预言的 18 粒子体系的  $S(I)$  值

$10^{-2}$ . 这与 PDHF 预言的出现 Staggering 之前的情形相同, 因此 PDHF 描述的 Staggering 很可能代表一种从轴对称性到  $\gamma$ -软性过渡的情形.

现在转向三轴转子模型, 以  $a \equiv \hbar^2 / J_0$  为能量单位, 取  $b = 0.0005$ , 在  $\gamma = 10^\circ - 30^\circ$  之间以  $5^\circ$  的间隔计算能谱和  $S(I)$ ,  $\gamma = 15^\circ$  和  $30^\circ$  的计算结果列在表 4 中. 分析计算结果可知,  $\gamma$ -刚性转子能谱只有偶  $K$  带没有奇  $K$  带, 各带中的 Staggering 与不对称角  $\gamma$  的大小有关: 当  $\gamma$  大约小于  $15^\circ$  时, 仅仅  $K = 2$  带中出现 Staggering, 且有  $S(I_{\text{even}}) < 0, S(I_{\text{odd}}) > 0$ ,  $K = 8$  以下各高  $K$  带中的所有  $S(I)$  都大于零, 但数量级很小 ( $10^{-3} - 10^{-2}$ ). 随着  $\gamma$  的增大 Staggering 现象按  $K$  增大的顺序逐渐进入高  $K$  带, 并保持  $S(I_{\text{even}}) < 0, S(I_{\text{odd}}) > 0$  的规律 (与  $\gamma$ -软性转子的  $S(I)$  的锯齿相位相反). 同时, 当  $\gamma$  大约大于  $20^\circ$  时,  $K = 2$  带中出现奇偶  $I$  能级顺序反转. 这种反转现象随  $\gamma$  的进一步增大而逐渐进入高  $K$  带. 发生反转时的角动量则随  $K$  的增大而增大, 随  $\gamma$  的增大而降低. 但在  $K \geq 6$  的带中, 即使在最大三轴形变的  $\gamma = 30^\circ$  时,  $I = 16$  以下也不出现反转, 虽然这时在  $K = 2$  带中反转点的角动量已经降低到  $I = 7$  (见表 4).

表 4 三轴转子能谱的  $S(I)$  值

$\gamma$	$\pi/12$				$\pi/6$			
	$S(I)$	$K = 2$	$K = 4$	$K = 6$	$K = 8$	$K = 2$	$K = 4$	$K = 6$
$S(4)$	-0.0098					-0.1845		
$S(5)$	0.0285					0.6060		
$S(6)$	-0.0436	0.0036				-0.5555	-0.0568	
$S(7)$	0.0852	0.0045				1.0441	0.2798	
$S(8)$	-0.1112	0.0051	0.0071			-0.9071	-0.2612	-0.0127
$S(9)$	0.1856	0.0066	0.0082			1.4284	0.5120	0.1764
$S(10)$	-0.2155	0.0061	0.0095	0.0135		-1.2234	-0.4831	-0.1404
$S(11)$	0.3315	0.0101	0.0108	0.0155		1.7511	0.7527	0.3217
$S(12)$	-0.3533	0.0056	0.0122	0.0177		-1.5060	-0.7024	-0.2906
$S(13)$	0.5155	0.0171	0.0138	0.0202		2.0202	0.9822	0.4849
$S(14)$	-0.5180	0.0012	0.0155	0.0229		-1.7600	-0.9128	-0.4479
$S(15)$	0.7252	0.0312	0.0174	0.0260		2.2447	1.1934	0.6510
$S(16)$	-0.7019	-0.0112	0.0194	0.0297		-1.9904	-1.1129	-0.6058
								-0.2991

分析实验数据以检验前述理论预测 (实验数据取自文献 [14—17]). 首先对质量数  $A = 64 - 200$  之间的 140 余种偶偶核的  $K = 2$  ( $\gamma$ -振动) 带实验能谱进行了分析, 分析结果是<sup>[3]</sup>: 几乎所有有明显 Staggering 的核都是  $\gamma$ -软性的; 几乎所有通常所谓轴对称大形变核都是轻度  $\gamma$ -软性的, 或在低自旋下显示从轴对称向  $\gamma$ -软性的转变; 少数核显示轻度的三轴形变, 它们是  $^{78}\text{Ge}, ^{170, 180}\text{Hf}, ^{186}\text{W}, ^{186}\text{Pt}$  ( $S(4) < 0$ ); 少数核显示从  $\gamma$ -软性到三轴性的转变, 如  $^{78, 80}\text{Kr}, ^{98}\text{Ru}, ^{160}\text{Gd}, ^{164}\text{Dy}, ^{170}\text{Er}, ^{192}\text{Os}, ^{192, 194}\text{Pt}$  等,  $^{164}\text{Er}$  更特殊, 它显示从轴对称到  $\gamma$ -软性再到  $\gamma$ -刚性的转变.

与  $K = 2$  带相比  $K \geq 3$  的高  $K$  带的实验数据较少. 在质量数  $A = 162 - 182$  之间只发现 10 余种  $\gamma$ -软性偶偶核, 其  $K \geq 3$  的偶宇称高  $K$  带实验能谱有进一步分析的价值, 总计有  $K = 3$  带 2 个,  $K = 4$  带 3 个,  $K = 6$  带 5 个,  $K = 8, 10, 14$  带各 1 个. 分析结果表明, 有 8 个

表5 一些高K带的实验S(I)值

核素	$^{170}\text{Yb}$	$^{182}\text{Os}$	$^{182}\text{Os}$	$^{172}\text{Hf}$	$^{174}\text{W}$	$^{166}\text{Er}$
$S(I)$	$K = 4^+$	$K = 8^+$	$K = 3^-$	$K = 4^-$	$K = 4^-$	$K = 2^-$
$S(4)$						-0.004468
$S(5)$			-0.025329			0.176331
$S(6)$	0.012658		0.090895	0.035196	-0.578973	-0.164219
$S(7)$	-0.003647		-0.011332	-0.076148	0.677195	-0.1685 <sup>(a)</sup>
$S(8)$	0.035210		-0.0538 <sup>(a)</sup>	0.080161	-0.607223	0.471305
$S(9)$	0.0283 <sup>(a)</sup>		0.051955	0.0925 <sup>(a)</sup>	0.789928	-0.287810
$S(10)$	-0.026339	0.063758	-0.118434	-0.242001	-0.713989	0.025641
$S(11)$		-0.029698	0.175718	0.220410	0.680457	
$S(12)$		0.062029	-0.243698	-0.216059	-0.614561	
$S(13)$		-0.110264	0.347370	0.217850	0.545470	
$S(14)$		0.022755	-0.387736	-0.219212	-0.496333	
$S(15)$		-0.027404	0.491891	0.237693	0.464186	
$S(16)$		-0.1162 <sup>(a)</sup>	-0.428834	-0.241070	-0.429463	
$S(17)$		0.193587	0.302779	0.270321	0.433711	
$S(18)$		-0.285060	-0.140732	-0.270729	-0.410526	
$S(19)$		0.384171			0.456621	
$S(20)$		-0.426772				
$S(21)$		0.517940				
$S(22)$		-0.507515				
$S(23)$		0.503641				

(a) 锯齿相位反转点。

带不显示明确的能量 Staggering, 只有 5 个带的  $S(I)$  有符号交替, 其中  $^{170}\text{Yb}$  的  $K = 4$  带和  $^{182}\text{Os}$  的  $K = 8$  带还出现  $S(I)-I$  图的锯齿相位反转, 如表 5 所示。另一方面, 我们发现负宇称的八极振动带和其它负宇称高  $K$  带的数据比正宇称的更丰富, 所以我们也研究了负宇称带中的 Staggering 现象。考查了质量数在  $A = 160-186$  之间的 16 种核素的  $K^\pi = 1^-$ ,  $2^-$ ,  $3^-$ ,  $4^-$  的总共 27 个八极振动带。结果表明, 除少数例外, 它们的  $S(I)$  均满足三轴转子型规则:  $S(I_{\text{even}}) < 0$ ,  $S(I_{\text{odd}}) > 0$ , 即有负的  $S(I)$  锯齿相位。一个典型的例子 ( $^{174}\text{W}$  的  $K = 4^-$  带) 给在表 5 中。另有 4 个带出现  $S(I)$  锯齿相位反转, 反转前或反转后仍满足上述规则, 表 5 列出了其中的 3 个。这一质量区中的其余 9 个  $K \geq 5$  的非八极振动的负宇称带, 除  $^{182}\text{Os}$  的  $K = 8^-$  带满足上述规则外都不具有明显的 Staggering, 或者说其  $S(I)-I$  图是轴对称型的。

#### 4 结论

通过本文的理论计算和对大量实验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: (1) 虽然多数  $\gamma$ -软性核的正宇称高  $K$  带不显示  $O(6)$  极限所要求的、明确的能量 Staggering, 但是仍有不少核显示不同程度的 Staggering。也许当实验数据推向更高的角动量时, 更多的核会出现

Staggering, 就象PDHF理论所预言的那样. (2)负宇称的八极振动带都有比较明显的三轴转子型的能量 Staggering. 为进一步对此现象所反映的核结构内含有了解, 对八极振动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十分有益的. (3)在高 K 带中, 通过 Staggering 类型转变(即  $S(I)$  的锯齿相变)所反映的核内部结构的变化比  $K = 2$  的  $\gamma$ -振动带更丰富. 这表明研究高 K 带中的  $S(I)$  的锯齿相变是有价值的. (4)现有数据还不能证实  $\gamma$ -刚性的三轴转子模型和 PDHF 理论所预言的奇偶  $I$  能级顺序反转的现象, 这可能是因为实验观测还没有达到发生反转所要求的较高角动量. 当然也可能上述理论在高 K 带下须作某些修改. 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.

### 参 考 文 献

- [1] Casten R F, Von Brentano P. Phys. Lett., 1985, **152**(1):22—28
- [2] Zamfir N V, Casten R F. Phys. Lett., 1991, **B260**(3, 4):265—270
- [3] Liao Jizhi. Phys. Rev., 1995, **C51**(1):141—146
- [4] Hara K, Sun Y. Nucl. Phys., 1992, **A537**(1):77—99
- [5] Casten R F, Zamfir N V, Von Brentano P et al. Phys. Lett., 1991, **B265**(1):9—13
- [6] Liao Jizhi, Wang Huang-sheng. Phys. Rev., 1994, **C49**(5):2465—2471
- [7] Wang Huangsheng, Liao Jizhi. High Energy Phys. and Nucl. Phys. (in Chinese), 1992, **16**(10):954—960; 1994, **18**(1):91—96  
(王黄生, 廖继志. 高能物理与核物理, 1992, **16**(10):954—960; 1994, **18**(1):91—96)
- [8] Liao Jizhi. Chinese Physics, 1987, **7**(2):475—480
- [9] Liao Jizhi. Chin. Jour. of Nucl. Phys. (in Chinese), 1987, **9**(3):220—229  
(廖继志. 原子核物理, 1987, **9**(3):220—229)
- [10] Liao Jizhi. High Energy Phys. and Nucl. Phys. (in Chinese), 1987, **11**(5):682—689  
(廖继志. 高能物理与核物理, 1987, **11**(5):682—689)
- [11] Liao Jizhi.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(in Chinese), 1995, **32**(4):391—396  
(廖继志. 四川大学学报, 1995, **32**(4):391—396)
- [12] Mallman C A. Nucl. Phys., 1961, **24**(3):535—575
- [13] Schiffer K et al. Z. Phys., 1987, **A327**(2):251—265
- [14] Chunmei Z. Nucl. Data Sheets, 1987, **50**(2):351—448
- [15] Shurshikov E N. Nucl. Data Sheets, 1986, **47**(2):433—539
- [16] Sood P C et al. At. Data Nucl. Data Tables, 1991, **47**(1):89—173
- [17] Singh B. Nucl. Data Sheets, 1992, **66**(4):623—703

## Energy Staggering in the High $K$ Rotational Band \*

Liao Jizhi

(Department of Physics, Sichuan University, Chengdu 610064)

**Abstract** Introducing the staggering index  $S(I)$  to describe the energy spectra of the  $\gamma$ -rigid and  $\gamma$ -soft nuclei, it becomes very clear tha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energy staggering for which the  $S(I)-I$  plots have opposite zigzag behavior. They can be described using the axially asymmetric rotor model with vibration-rotation coupling and the interaction boson model  $O(6)$  limit with three-body potential or the angular momentum projection deformed Hartree-Fock method (PDHF), respectively. The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f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aggering in high  $K$  rotational band are given. Analyzing the experimental data of high  $K$  band spectra of the nuclei in the mass range  $160 \leq A \leq 184$ ,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energy staggering does exist in the high  $K$  band. At the same time, some evidences for the shape transition indicated by zigzag phase change of  $S(I)-I$  plots are undoubtedly found.

**Key words** energy Staggering, high  $K$  rotational band,  $\gamma$ -rigid,  $\gamma$ -soft.

---

Received 8 April 1997

\*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(19475030)